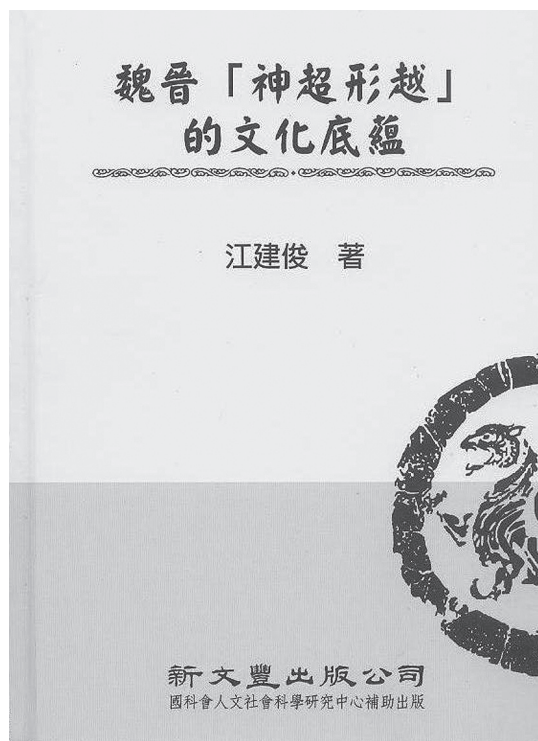


# 《魏晉「神超形越」的文化底蘊》 之問題架構

江建俊\*



## 一、玄理與玄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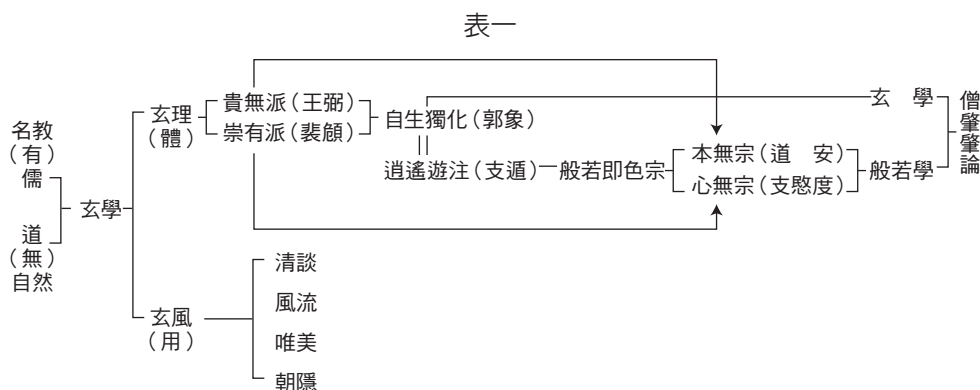
有關魏晉玄學的論著，大底可分(1)哲學論述：有無本末之談(本體思維)；(2)思想論述：自然名教之辨(政治社會)；(3)文化論述：形神之賞(玄風)三類。

\*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

「玄」之義諦在溝通儒道，突出「于有非有，于無非無」的概念。本書兼顧玄理與玄風，而以玄風為主。玄理方面，重視「辨名析理」，玄風以「瞻形得神」為特色，玄理以「有、無」、玄風則以「形、神」命題貫穿之。而若無辨名析理的直造精微，則不足以登乎「會心神悟」之境，故玄理與玄風相互為用、密不可分，乃能進乎忘象得意的美境。本書為了深入魏晉的玄義，先從學術的認識層面下手，以作為解讀各種文化現象的憑準。在嫁接不同思想上，使用了集解、隱解、達解、通解；於高僧傳播佛經則有生解、義解、慧解；於藝術方面則有闇解、神解、開解之目；方伎之屬則為術解，英雄、良吏之布於政治則講求實解，名士治學、接物方面，則有略解、妙解、不求甚解、精解、新解等，終以悟神會心，契乎大理為向度。而在紛然雜陳的「知解」間，其實又有離合同異關係，知解的對象，從解經、治學、才藝方面，到人生的問道、修道、體道境界，魏晉士人之知機察微、應變順和，即在其能一轉「知解」而入「玄同」、「兩得」、「兼應」、「體極」、「神悟」之幾微。由之可見魏晉文化之特色為能突破「知解」的囿限，轉向充滿靈動機趣，極富創意的境界。

吾人又以玄學的演進分先玄（徵質審器）—暢玄（崇本息末）—反玄（稽中定務）—重玄（雙遣有無）四期，而玄學的體系可以表一陳之：



「先玄」以才性及知任為主要內容，如劉劭《人物志》、鍾會〈才性四本論〉、袁準〈才性論〉等，揆其立言以「徵質審器」為特色；「暢玄」即指正始時期，何晏、王弼之立「貴無」論，標「崇本息末」、「忘象得意」之旨，在其《易》、

《老》注中暢統宗會元，務存大綱，不以苛察累細為然。而「反玄」乃站在儒家有為、務實、居仁由義的立場，講「崇有責實」，標「稽中定務」，以釋「貴無」所造成的「放蕩」之弊；而「重玄」則循郭象之「忘其跡，又忘所以跡」、「獨化於玄冥之境」的理路。據成玄英《老子道德經義疏開題》敦煌寫本殘卷中言「晉世孫登云：託重言以寄宗。」孫登為孫盛、孫綽之侄兒，孫氏家族是當時玄學、史學之大宗，孫登有《老子集注》之作，其學已佚。支遁有「夷三脫於重玄」、「縹緲詠重玄」等句。而僧肇《肇論·不真空論》之言「即物順通」，實已雙遣有無，入非有非無、亦有亦無、有無不二的重玄之域。後成玄英、杜光庭遂廣重玄之義，成為道教神仙學的核心概念，此見玄學歷時性的發展史。

## 二、體玄蘊美

而玄風則以清談、風流任誕、朝隱、尚美為最具代表性。本論著在展開「魏晉學」的認知論後，繼而進入最代表時代風尚的探討，在任誕方面以「裸袒褻慢」最為驚世駭俗，本文則總覽各種視角，以豐富其玄意。於名士風流則以「神交意契」的「情意」交友觀讓人流連。而名士耽溺於人物風神之美及自然山川之美、文藝之美，啟迪美的原理之發現，透過「出有入無」、「忘言得意」、「瞻形得神」得窺無盡的「玄美」，釐測主客、內外、意象、創作與鑑賞、物我、情景的迴環交融，相即相映，而有拔新領異之思理，留下玄微之美學理論，待人闡揚。其如「無君論」之以衝決體制、回歸自然為訴求，雖祇見「作用層」之無君，未能建構「實有層」的真無君，但已見異端思想之交聘於談界也。而推究諧謔現象之括言、行、文三者，既見清談之「智」，又見「任達」之「誕」，充滿對時代、政治及自身處境的嘲弄。又論仙、隱、遊，此為隱逸、求仙及遊浪之時風的追蹤，而以「憂」為內核，因憂而遊，發現山水之美而希企隱逸，又入山林，採芝菌藥草，以修煉身心，冀其一旦而昇遐，高蹈出塵，遺世獨立，故仙、隱、遊的連結，自存著士人之心跡。

至於揭露管輅在正始時期的參與玄談，以及沿承數術易的學術統緒，張揚「方伎」門的知微靈應的神祕學，以見玄智與方術的交涉、人物品鑒與面相占候的交涉，皆發人所未發。又首扶伏羲所代表的「禮法派」對「虛無派」的阮籍的糾摘，以見其學術的背道而馳，此又導引出儒、道在魏晉時的異變，暢玄與反玄、名教與自然、情與禮、方內與方外等議題，今發其覆，指出此



具有「判教」意味的文獻，正可釐清「何曾、阮籍」相斥之情結。

最後，透過劉峻〈廣絕交論〉與〈辨命論〉二文，以呈顯六朝才士不遇，由「憤世嫉俗」到「絕世孤露」，到「夷神委命」的心路歷程，此一人生刻度，足以詮解超越與沈淪、疏離與度脫等不同擇向。

### 三、正反兩棲

以上各章為全面的評議各種社會文化面向，展現豐富而多元的風貌。而共同主題為超越對待為形上本體。全書解析問題的視角，隱然強調下列特色：

1. 訾應：即一方提出訾議，另一方提出駁難，依方辯對，更相覆疏，拔新領異、發其高致。劉邵《人物志》有〈材理篇〉分道理、事理、義理、情理等四理；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有〈論說篇〉，言：「論也者，彌綸群言，而研精一理者也」。魏晉「論體」之成熟，乃緣於當時的名士清談辯難之求理，從其時出現許多問、釋、正、駁、難、答、說、論、評、議、反、辨、疑、喻、明、重答、理、駁等文體，足見論體成熟乃得力於清談論辯之盛行，而諧言、捷對現象亦清談之餘氣，轉為口舌之排調機趣。在權／實、逆／順、顯／隱、真／俗間，得出位之思。
2. 追蹤魏晉論理特質為「辨名析理」到「探源究本」到「密察玄趣」，此從士人善辨流別、統宗會元、析理入微，擅於在序言中，交代體例及思想宗旨等新象見之。而此循參玄一悟道一體美（暢意、悅情、夷神），進乎神超形越的文化論述，乃由微觀而後宏觀得之。
3. 二元思考的兩棲性：於事理之看似對立的二元價值，卻是兼有兩者，交融會歸，益見其「玄」味。《抱朴子·外篇》卷四十六〈正郭〉、卷四十七〈彈禰〉、卷四十八〈詰鮑〉，鮑敬言「無君」思想，乃出現於葛洪之所「詰」，正見「無君」殆虛無一系，為「浮華」之說，必譴之而後快。然「無君」之倡，正可反思現實政治之弊，重而有以補偏救弊，達到匡正之功。裸褻、任誕現象亦在「反禮教」大囊中，反得以維護真禮教。
4. 考察類傳：《三國志》僅有方伎傳；《晉書》則有忠義、孝友、儒林、文苑、藝術（方伎）、隱逸、良吏、列女傳；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烈士傳、高士傳、高隱傳、高僧傳、名僧傳、比丘尼傳、名士傳、文士傳、神仙傳、童子傳、英雄傳等。兼顧歷史、文化的外緣與內在理路，注意學術的流變，以增豐富意涵，從而魏晉以道家為內核的文化底蘊得以彰顯。

#### 四、結論

《世說·文學》76 記載：「郭景純詩云：『林無靜樹，川無停流。』阮孚云：『泓湄蕭瑟，實不可言。每讀此文，輒覺神超形越。』」阮孚談郭璞〈幽思篇〉之詩句，敘林水之清悠，從體悟天道而興超越凡塵之感。以人寄身遼廓虛寂之宇宙間，物情之是非，遭際的順逆，與莊嚴之大自然相較，乃微不足道，於是而有高蹈之思、豁達之情。本書所論諸篇都不出「神超形越」之玄旨，遂援之為書名。而所論必皆立基於文獻，進而以歷史批評法抉其時代義，再深入分析其內容，演繹其新義，出入穿梭，在多元的解讀中，觸類旁通，使讀者轉換思路，而得沾溉「六朝風物」之美，且足以擴展視域，此所謂體玄識遠、神超理得者。